

岑参的蜀中写景诗

刘朝谦

岑参，是唐代诗坛一位很有特色的诗人。杜甫很称赞他，说“岑生多新诗”（《九日寄岑参》），又比之于谢朓，说“谢朓每篇堪讽诵”（《寄岑嘉州》）。殷璠谓其特色是“语体奇峻，意亦造奇”（《河岳英灵集》）。边贡总结岑诗的风格说：“夫俊也，逸也，奇也，悲也，壮也，五者，李杜弗能兼也，而岑诗近焉”（《岑嘉州诗集·刻岑诗成题其后》）。当然，边贡的评价总的说来偏高了些，但岑参诗毕竟确有其独到之处，是李白杜甫未能专擅的。岑参主要以边塞诗著名，他的写景诗在唐代诗坛却也能独树一帜。下面，我们试论其蜀中写景诗。

岑参在永泰元年（七六五）十一月以库部郎中出刺嘉州（今四川乐山市）。这次因为他尚在入蜀途中，就遇上检校西川兵马使崔旰杀剑南节度使郭英义，蜀中乱，中道阻返。后来在大历元年丙午（七六六），岑参五十二岁的时候，丞相杜鸿渐受命平蜀乱，荐岑参为职方郎中，兼侍御使。岑参遂同杜一起，四月南行入蜀，七月抵成都。入蜀后，大历二年六月因杜回京复知政事，幕府解散。在这年到大历三年七月之间，岑参曾一度出为嘉州刺史。后罢官，东归未遂，于大历四岁末客死于成都。

岑参在蜀中写的诗，现存可信的共有五十首左右，其中写景诗占了很大的比重，集中突出地反映了岑参创作晚期——蜀中时期的艺术成就。诗中对巴蜀风光作了极为生动传神的刻划，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显得美

意撩人，至今仍给读者以醇厚的艺术享受。

岑参的蜀中写景诗的艺术特点首先表现在题材的广泛和情景的水乳交融。

在题材方面，既有第一自然——原始山水的赞歌，又有第二自然——人工创造的园林幽境、画境和田园风光等的丹青彩绘。关于前者，在岑参的蜀中写景诗中占着主要的地位，是俯拾即是的。“速驾畏岩倾，单行愁路窄”，这是写剑门险峻的山势；“殆知宇宙阔，下看三江流。天晴见峨眉，如向波上浮”，这是写山水交融而呈现出的一片浩渺迷茫的境界；“峨眉烟翠新，昨夜秋雨洗。分明峰头树，倒插秋江底”，这又是把峨眉的妩媚和江水的澄澈交织着写，既清新而又奇特。关于后者，例如《过王判官西津所居》对园林风景的描写是：“潜移岷山石，暗引巴江流。树密昼先夜，竹深夏已秋。沙鸟上笔床，溪花替帘钩”，写得幽邃深凉，饶有风姿。又如《郡斋望江山》对田园风光的勾画是：“山光围一郡，江月照千家。庭树纯栽橘，园畦半种茶”，写得极为明丽恬淡。这些嘉山秀水，写得都是很有吸引力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岑参对于荒野美趣特别敏感，常常乐在山水，志在山水。他或者在冷云杉风中感到意识泯灭，忘却自我的愉悦，用了“物我为一”的态度，和一切天籁流响做着娓娓的交谈；或者在危桥沧波中寻求心灵的归宿，把人生的甘苦来比附自然景物的风采律动，得到情感的抚慰和发泄的愉悦。在他的蜀中写景诗所刻画的景物里，你可以处处

感受到他的炽烈而又压抑的诗心的跳动；可以看出诗人在诗中并不是为写景而写景，而是在景物的描写中有所兴寄的，诗的情景是水乳交融的。

在这方面，诗人有时是写景以起兴，引起他所要抒发的情感。岑参在大历元年入蜀途中写的《入剑门作寄杜杨二郎中时二公并为杜元帅判官》一诗就运用了这种表现手法。诗的前十二句以设问的语气（“不知造化初，此山谁开坼”）切入对景物的描写，在起句点染成的旷古荒僻的气氛中，极力铺陈夸张剑门雄关的高峻奇险和异样的气候，勾画出一幅绝壁万仞，云雾缭绕，天昏地黑，悠悠一线，三伏寒凜的剑门图画，充分突出了剑门关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峻。但诗人这首诗的写作目的并非是为了再现剑门的自然形势，而是通过对这自然形势的险恶的渲染铺垫，为要抒发的情感起兴。是为了把自然形势的险恶同社会形势的黑暗作一比较，引譬连类地呼出自己的爱憎，抒发自己的理想。所以，诗的后面部份以“刘氏昔倾覆”（“刘氏”，刘备也。）和“公孙曾败绩”（“公孙”，公孙述，初为王莽导江卒正，后起兵据益州称帝，公元三六年为汉军所破，被杀）的历史教训，警告崔旰等作乱的蜀中军阀。并指出剑门蜀道的难易在根本上不取决于地势的险峻，而取决于社会民生是否清平安宁，取决于军阀们是否遵守封建社会的“君君”“仁爱”等道德伦理观念，是否服从封建中央政权的号令。从人的因素出发，辩证地否定了剑门自然形势的险恶，说“始知德不修，恃此险何益”。在这否定中，诗人达到了他呼出爱憎的目的。诗的最后，诗人则抒发了他希望唐王朝和平安宁、天下统一的理想：“圣朝无外户，寰宇被德泽，四海今一家，徒然剑门石。”表现出诗人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一定的人民性。

诗人有时是触景而生情，使情景水乳交

融在一起的。如他的《巴南舟中夜书事》一诗：

渡口欲黄昏，归人争渡喧。近钟清野寺，远火点江村。见雁思乡信，闻猿积泪痕。孤舟万里夜，秋月不堪论。

在这首五律的前两联中，诗人仿佛是不带感情地勾描了三幅江畔的图景，即“黄昏野渡”、“野寺钟声”和“江村远火”，实则都是诗人在巴南舟中用他的愁眼看出来的。因为他之所以选取这些意象入诗，正反映了这些意象中包含和体现了他的情感和思想倾向。这些意象在岑参的家乡湖北江陵那里是常常可以见到，可以闻到的，它们正好触动了岑参无法抑制的乡愁。这些意象本身就能给人以野旷苍凉的感受，这种忧伤压抑的氛围正好体现了岑参的乡愁。所以这三幅画图不仅是景语，而且也是情语。其妙用是与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异曲而同工的。如果说岑参的这首五律的前两联中触景生情的特点还不甚引人注目的话，那么在这首诗的后两联中这个特点就显得十分突出，使人一目了然了。请看：诗人“见雁”和“闻猿”是触景，而“思乡信”和“积泪痕”则是由景而生的情。“见雁”而“思乡信”，“闻猿”而“积泪痕”，景因情果的关系，景语中有情语，情语中有景语的特点都集中地表现在后两联中表现出来了。尤其是“孤舟万里夜，秋月不堪论”两句诗，更是集中地表现了岑诗触景生情的高潮。诗人写作此诗时正值大历三年七月由嘉州刺史任上罢官东归的途中。此前的两年蜀中生活，诗人是在不得志和急切思归等消沉的心情中度过的，因为岑参是出于不得已才离开长安入蜀的。他更愿意在京城依傍着皇帝做库部郎中，而不愿意到蛮夷荒僻的西蜀来作节度使的幕僚，或到嘉州做刺史。也因为岑参到蜀后，政治处境是很狼狈的，诗人曾自嘲地说：“从人觅颜色，自笑弱男儿”（《江上春叹》）。看别人的眼色神气过活，寄人藩篱，在夹缝中挣扎讨吃，这样

一种处境对于粗犷刚直，素有大丈夫气概的岑参该是一种怎样悲凉的戏弄！他此次罢官的原因虽然现在无从由史料考实，但可以想象应当是和他的穷困的环境有关的，很可能是受到别人的排挤打击的缘故。他后来写的诗句“回瞻后来者，皆欲肆骊辘”，“何负当途人，无心矜窘厄”（《西蜀旅舍春叹寄朝中故人呈狄评事》），多少说明了一点当时的情况。由此可知，诗人此次罢官东归，虽然满足了回归故乡的殷切心愿，但因为在仕途的通达上受到挫折，因此心情是很不乐观的。这舟前茫茫的夜色应是他对仕途的前景感到绝望的象征吧。那夜空中的孤独的冷月，孤月照耀下的孤舟，也该是他对自己的坎坷生活道路的怨叹吧。在这里，诗人的眼中景和心中情已经交融如水乳了。

岑参的蜀中写景诗还具有想象丰富，表现手法奇特的特点。

岑参是一个浪漫主义气质很重的诗人，创作上颇受屈赋楚辞的影响，如他的《优钵罗花歌》中“耻与众草之为伍，何亭亭而独芳”等诗句。他在创作上还和李白有相通之处，如他的《入剑门作寄杜杨二郎中时二公并为杜元帅判官》诗和李白的《蜀道难》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极为相似，而且都明显地共同受到张载的《剑阁铭》一文的影响。同时，岑参在艺术上不懈地追求“新”、“神”、“奇”等美学观点，这些都决定了岑参蜀中写景诗想象丰富、表现手法奇特的特点。

关于想象丰富一点，如他的《江上阻风雨》一诗，极写夏季暴风雨的威势和江水的汹涌澎湃。在风雨如晦，高浪嵌窟，岸花滩草，水天混茫的浩淼气象中，诗人尽情地舒卷开他想象的神奇之翅，写下了“老树蛇蜕皮，崩岩龙退骨”的诗句。诗句描绘了古老苍劲的大树在惊涛的冲击下树皮飞溅剥落，树干斑驳，就好象蛇蜕去自己的陈皮一样；大江崖岸在猛浪的狂扑下轰然倒坍，象是巨龙退骨一样发出惊天动地的吼响。这是何其

大胆地想象，这是何等绝妙的比喻，传达出的又是何等伟大的气魄！这首诗因此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诡奇瑰丽和激情奔放的特点。岑参蜀中写景诗想象丰富的特点，还表现在岑参在诗中爱借用神话怪异故事来渲染情景。如我们上面提到的写剑门的那首诗有这样的句子：“巉巉五丁迹”，讲的就是一个神话故事。《水经·沔水注》引：“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负力令五丁引之成道”。这“道”就是所谓的“五丁迹”。“巉巉五丁迹”的神话故事，有力地渲染了剑门的神秘险峻的气势，含蓄地指出了“徒然剑门石”的道理。

在表现手法的奇特上，我们不妨以岑参的《登嘉州凌云寺》诗试析之：

诗的画面一展开，“寺出飞鸟外”的意象突兀而出。“寺”即今四川乐山市东凌云山上的凌云寺，“唐开元初建。有雨花台，兜率宫，近河台，浮云亭诸胜”（《大清一统志》）。在诗人的笔下，凌云寺显得那样高远意深。你看飞鸟已然高远，而寺更在飞鸟头上以外的地方。“青峰戴朱楼”一句则进一步写出无际苍翠中一点红寺的色彩韵律来，显得如此秀丽欲滴。这时诗人是在山下仰视凌云寺。及至登上山来，随着诗人的视线向远处眺望和向山下俯瞰，画面上出现了凌云寺周围明灭的风景，与前所仰望的相比，别是一境界。诗人放眼望去，但见三江（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之水清漾，极目之处的峨眉峰影如向波上浮动，远处旷野笼罩在烟雾中，显得那么朦胧迷离，壮观辽阔，诗人因而顿觉胸襟敞豁，大有“块视三山，杯观五湖”之感，也令观者生出江山壮美之叹。接着，诗人收回视线，转而观注近处的凌云寺，展现出本诗的第三层艺术境界。诗人于此，用了“迴风”“片雨”“山云”“夏月”和“虎穴”“龙湫”（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说：“虎穴”“龙湫”在凌云山都确有其地。“有一处摩岩草书一大‘虎’字，殆所谓

‘虎穴’。又有一处摩岩草书一大‘龙’字，其下有泉，殆即所谓‘龙湫’”）等意象，烘托出了“僧房”禅寺的迷蒙恍惚、深幽空灵之气氛，使得“僧房”这一近景仿佛如一个奇幻不定的光环，飘飘然有仙气拂拂，令人肤骨寒凉，心境澄静，呈现出一种阴柔之美。但诗人并未长久地把视线停留在这“可淹留”的世外天宫里，岑参可能是心中有些“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顾虑吧，况且“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所以诗人的目光重又投下茫茫的下界。俯视着凌云山寺下面的嘉州城郭，眺望三江远处宽广水面上星落稀疏的几叶小舟，“天宫”之境（柔美）和人世之境（壮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诗人因而感到无尽的怅惘，发出了“胜慨无端倪，天宫可淹留。一官讷足道，欲去令人愁”的慨叹。

岑参的这首诗，连续从四个不同的角度观察描绘了凌云山寺四周的辐凑江山。诗中观者既视向景物，景物也迎向观者，画面层次的组织在时间上是连续性的，在空间上是经纬（远景和近景）交织的，显然继承和发扬了魏晋以来诗画中的山水审美意识，即旋转流动的空间感及不固定的视点。诗人正是运用这样独特奇妙的表现手法，把形同水火的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水乳交融为一个和谐的艺术整体，组成了一幅意味新奇的中国水墨写意画，使这首诗秉赋了巨大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艺术内容。

岑参诗的艺术表现手法奇特，还表现在岑参继承和发扬了早期创作（七三〇——七五〇年第一次出塞前）写景诗的语求奇响的特色。如他的《送李司谏归京》的颌联和颈联：“树远，梦怯汉川长。雨过风头黑，云开日脚黄”。前一联用“轻”、“秦”、“远”、“汉”、“川”、“长”等带鼻音韵母的字来描绘醉梦，读之觉清音远响，铮若琅玕。而后一联的“风头黑”和“日脚黄”则亏作者写得出，想象得出，可见诗人观察体

会自然景物是非常周密细致的。如果诗人不写出来，谁会去想到风头日脚的色彩呢？同时诗人把“风”、“日”加以拟人化，分别安之以“头”、“脚”，这种表现手法本身就不寻常，所以后一联的语意是很有奇趣的。而岑参在蜀中写景诗中爱用“冷”、“云”等字，也反映了他的蜀中写景诗语求奇响的特色。如“杉风吹袈裟，石壁冷孤灯”（《寻杨七郎中宅即事》）：“溪月冷深殿，江云拥迴廊”（《寄青城龙溪奂道人》）等诗句就是。正因为多用这些冷色调的字，蜀中写景诗就显出空蒙灵秀的神韵，带上了更为消沉感伤的情调。从这可以看出岑参是精于炼字遣词的。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岑参的蜀中写景诗在艺术特色上主要有三奇：一是表现手法奇，二是诗的意境奇，三是用字遣词奇。这三奇集中表现了岑参蜀中写景诗的艺术成就。再加上诗中较多地运用比、兴等手法，都丰富了岑参的艺术表现力。

岑参的蜀中写景诗的艺术特点表现在诗的风格的神秀豪放上。

岑参蜀中写景诗的神秀豪放的风格是不同于代表他一生创作主要成就的边塞诗的慷慨悲壮的诗风的。这种同一诗人在不同时期诗的风格迥异的情况的存在，说明了岑参生活道路的大起大落，说明了诗人在蜀中时英锐之气已远不如第二次出塞在北庭时那样勃勃兴盛。下面我们以岑参的《早春陪崔中丞浣花溪宴》一诗为例说明之。

佳节临溪口，寒郊陡觉喧。红亭移酒席，画舸逗江村。云带歌声飏，风飘舞袖翻。花间摧秉烛，川上欲黄昏。

全诗描写诗人陪伴杀剑南节度使郭英义、而又篡袭其职的崔旰的一次游宴，从宴会的开始写到宴会的高潮。“寒郊”令人感到冷幽，但诗人用“陡觉喧”三字，一下推出了宴会的热闹场景。“静”和“喧”的变化和对比是如此剧烈，使人虽然从“喧”字

中仿佛看到了宴会初始的热闹场面，却又始终不能摆脱“寒郊”的嗖嗖冷意，诗人当时陪宴的孤寂清傲的心情由此可以想见。接下来的几句，“红亭”、“画舸”、“江村”是诗人从色调和层次距离上对寒郊宴会景物的总体描绘。“红亭移酒席”是近景，是表面一层的意象；“画舸逗江村”是远景，是深入一层的意象。这两层意象的有机结合，就构成了一幅浣花溪畔的迷人春色图，极为清淡雅致。宴会的环境如此，宴会酒席上情景又怎样呢？“云带歌声飏，风飘舞袖翻”，是写主客狎妓而纵乐的情况。风景既是如此姣好，歌舞又是这样悦耳优雅，主客的心情该是尽兴的吧？但是不然，诗人前面极写风物歌舞的情状，不过是一种欲擒故纵的写法。“花间摧秉烛，川上欲黄昏”，在轻歌曼舞，软袖微风正行时，此联一出，正如给席间吹来阴森愁惨的气味，欢乐和愁惨形成鲜明的对比，第二次给人以惊跳的感觉，恰似“渔阳鞞鼓动地来”。全诗的主旨正在这里。而其被揭示出的方法又是何等巧妙曲折，扣人心弦。此诗正是因为有“寒郊陡觉喧”和“红亭移酒席，画舸逗江村”等生动传神的佳句，又有尾联这样的警策秀句，而且更在艺术构思上独出心裁，有卓绝之巧，因而充分表现了岑参蜀中写景诗的神秀艺术风格。

岑参蜀中写景诗的豪放风格是他的边塞诗的风格一脉相承的。这种风格使他的诗往往激情奔放，节奏明快，语气流畅爽朗。如《奉和相公发益昌》诗，全诗作于入蜀途中，一气呵成，骨气端翔，音情琅然，“朝登剑阁云随马，夜渡巴江雨洗兵。山花万朵迎征盖，川柳千条拂去旌”等诗句，都洋溢

着一种回归长安有望的激情和乐观主义精神。对于景物的描写是浓墨重彩，肆意挥洒，只求神韵冲动，不专注于细节的雕琢，其大气磅礴，豪意横行，不减当年。

综上所述，岑参的蜀中写景诗，创造性地塑造出了许多生命长存的千姿百态的山水形象，实践了唐代诗歌“形神兼备”的美学原则，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众星灿烂，名家大家辈出的诗坛上蔚然成为一家。胡应麟《诗薮》也说：“岑英发之中，唐体大著”。这说明岑参的蜀中写景诗是有相当的艺术水平和价值的，至今值得我们借鉴继承。

还需指出，岑参的蜀中写景诗是很有兴寄的，如《诗薮》所说，是“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气骨者也”。这些诗中，虽然只有十分之一弱的诗具有较大的社会意义，但其中的内容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它们或反映了诗人对军阀的痛斥和对和平统一的歌颂，或反映了对“战士常苦饥，糗粮不相继”（《送狄员外巡按西山军》）的同情，或是揭露了军阀混战、屠杀无辜的血腥罪行，如“杀人无昏晓，尸积填江湾”（《阻戎泸间群盗》）等诗句。这些诗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蜀中重大尖锐的社会矛盾，反映了诗人的人民性和爱国主义精神，因此具有较大的进步性。当然，岑参的蜀中写景诗更多地是抒发自己内心的不平，如仕途的穷困，客旅异乡的归思，佛、道思想的虚幻等等。但即使这样，对于我们研究岑参的思想道路，了解知识分子在封建社会的不得志的景遇等等，仍然是具有一定价值的。

（本文作者系我院中文系八〇级学生）